新四军女战士庞露（左四）与战友们在一起

浦江良医

共赴国难

高建国

【导读】

这是一颗呼啸的子弹 ——

1939年9月21日，这颗长2.8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弹丸，从“忠义救国军”一支蒋（美）式0.3吋步机枪中射出，嵌入一位16年后荣膺共和国中将军衔的新四军部队指挥员刘飞胸中，直至将军1984年谢世方才取出。

谁能想到，就是这颗蛰伏于抗日英雄血肉之躯长达45年的子弹，不仅引发了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的创作，而且还打开了透视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和发展新四军的内幕传奇和战略运筹，以及苏南东路地区抗日英雄谱的窗口。

这颗子弹背后到底有着怎样血火交织的传奇故事？翻开长篇纪实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相信你会找到答案。

作者高建国曾在创造过芦荡火种英雄传奇的部队工作过，工作之余以惊人的毅力通过长期执著的追踪调研，并怀着对历史的崇敬和对英雄的敬仰，用史诗般的篇章，带领我们去感受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洞察和深省那段属于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记忆的烽火岁月。

虽然民族危亡年月阳澄湖上的生死对决已渐行渐远，但和平建设年代一些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信仰迷失和精神匮乏，使全社会对红色基因的依存却与日俱增，这就是再现沙家浜斗争历史红色经典的价值所在，也是作者创作《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深切寄托。

这是一部具有穿透力、感染力的红色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力作，又是一部展现并回归英雄人物的本色、能吸引当代青年并易于接受的文彩飞扬的华章画卷！

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经作者授权，《解放军健康》杂志陆续摘选部分精彩章节，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 编　者

万方数据

上海，1939年2月8日，有着八十年历史的远东最大水上门户十六铺码头，“新江南”号客轮正升火待发。熙熙攘攘的登船旅客中，一对情侣的装束格外抢眼。男的西装革履，器宇轩昂。女的身着旗袍，脚穿高跟鞋，颈挂珍珠项链，挑着三蒲包物品的脚夫紧随其后。上海同仁医院医生张贤和大德助产学校护士庞露，正携带医疗器械和药品，乘船前往常熟，投身抗日武装。

张贤原名张兆浦，生于1915年5月，上海市嘉定县真如乡祁连村顾家巷人。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同仁医院学医的张贤目睹祖国大好河山惨遭日寇铁蹄践踏，日夜寝食不安。1938年春，张贤与上海中共地下党员李建模相识，开始到浦东从事抗日救亡和红十字会活动。1939年1月，常熟“民抗”领导人李建模对张贤说：“常熟有一支抗日游击队，那里非常需要医务人员，希望你和庞露一起到阳澄湖创办一所后方医院。”接到李建模带来的党的指示，张贤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动员新婚妻子庞露舍弃优裕的大城市生活，共同奔赴抗日前线和参加革命队伍。李建模交给张贤一笔款子。张贤看钱不够，便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银元，庞露也把家中给她定亲的首饰和自己挣的特别护理费拿了出来，买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材，同仁医院护士长、中共地下党员张晨又支援了一些医用器材。两人从上海乘船到达常熟浒浦口码头，交通员把他们送到“民抗”大队部所在地苏家尖莲荡浜，受到中共常熟县委委员、“民抗”司令员任天石等人的热情欢迎。庞露因行前倾其所有，把自己的钱全部用来买医疗器械和药品，到后方医院后竟拿不出一分钱置办相应的服装，很长时间一直穿着从上海带来的旗袍护理伤病员。

青年时期的张贤烈士

任天石是常熟梅李塘桥人，出身中医世家，少年时便以天下苍生为念，立志为救国救民施展抱负，后就读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在家乡开过中药店。在张贤到来之前，他动员旧同行杨医生和当地人唤作蒋放的村姑来到阳澄湖张家浜，专门救治“民抗”的伤病员，由杨医生担任“民抗”后方医院院长，蒋放任护士。任天石管蒋放叫蒋淑芳，还安排病情较轻的伤病员赵阿山兼任医院管理员，负责把常熟县委筹集来的粮款，分送到伤病员隐蔽的村子和各家各户。这些赤脚医护人员都编入当地农户并熟记户口和门牌，白天化装成农民下田劳动，夜间给伤病员冲洗伤口、换药和搞吃食。作为第一个来“民抗”的上海医生，张贤成了湖上后方医院第二任院长，也是首任科班出身的院长。

庞露建国初期戎装照

张贤寡言，但颇重实干。2006年，庞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在水上流动医院中，张贤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既是院长，又管总务，既要动手术和筹措药品，又要查看地形和为伤病员站岗放哨，里里外外一把手，忙得不可开交。一次战斗中，战士关玉坤面部受重伤，下颚骨破碎，满口牙齿都脱落了。张贤便通过导管给他鼻饲，还用自己每月发的一元五角钱，买来猪肉、鸡蛋和糖等营养品给伤病员补养身体，自己依旧吃粗茶淡饭。

那时，后方医院院部设在横泾河北岸西侧的两间草屋内。隐蔽在港汊芦苇荡中的后方医院处于日伪据点的“梅花桩”里，正面临着缺医少药的严重困难。张贤和庞露的到来，使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在人才和设备上都得到明显加强。7月，“江抗”所属的六团卫生队与张贤所在的后方医院合并，组成“江抗”后方医院，六团卫生队队长林震成为湖上后方医院第三任院长，张贤改任休养所所长

万方数据

张贤与庞露青年时代留影

兼医务处主任，叶森任后方医院指导员。于是，在抗战艰苦环境中应运而生的湖上后方医院，建院时间不长就拥有了三任院长。

1939年底，湖上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增加到三十多人，医生有上海来的盛立、张力、赵熙等，也有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小河口后方医院来的梁玉贵医生。由于战斗频繁，伤病员逐渐增多，此后，从上海同仁、同济和红十字会医院及其他城市医院，陆续来了几批医护人员，其中有周廷宰、陈石士、陈宇（女）、白山（女）、王嶙（女）、包蕴（女）、征红（女）、马佩卿、叶琼、顾行（女）、顾励（女）、程毅、柳浪、张帆、顾克成、顾定宇、沈逸、归祖兴、杨子清、安希宝、王寅、张健如、程瞒（女）、李善娟（女）等。为了帮助大家掌握和提高医疗技术，后方医院在战斗间隙举办短期医药卫生训练班。科班出身的医生自编教材，亲自讲授，边干边教，甚至采取一些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如在眼药水瓶上画一只眼睛，以便初学医的同志与碘酒区分，减少医疗事故。

日寇稍一放松追捕，湖上后方医院便转移到张家浜，但有十名伤病员不幸被可恶的败血症夺去了生命。“民抗”司令员任天石将自家一条祖传的看病船送给后方医院，医院开始有了一只专放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小船，加上伤病员经常乘坐的其他船只，后方医院成了名副其实的水上流动医院。

湖上后方医院医疗用具和药品严重匮乏，用于伤病员治疗的每一瓶碘酒、每一片阿司匹林、每一滴红汞，都是地下党组织和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鬼子和“忠义救国军”重重封锁从上海采购来的。医护人员坚持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制作医疗设施器材和代用药物。没有手术室，就用土白布蒸煮加以布置营造消毒空间；没有金属镊子，就削竹筷蒸煮后顶替；没有夹板，自己锯木板做；没有脱脂棉花和绷带，就用普通棉花和土布煮沸消毒后代用；没有消毒液，就用明矾把河水和井水澄清，放盐烧开冷却后给伤员冲洗伤口。他们还用老百姓的蒸笼，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把砖头烧热后，用于伤病员的热敷；把鸡蛋壳烘烤后研磨成粉，让肺结核病人服用后增加钙

2007年3月，张贤烈士的遗孀、新四军老战士庞露和儿子张克宁在南京接受采访。

万方数据

质；用硫磺粉加石灰水煮成药水，治疗伤病员身上的疥疮。常熟县委急湖上所急，积极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一些药品和慰问品交由上海来的工人、学生和商人，秘密带到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

敌人开始“扫荡”时，医护人员便背起割草的箩筐，里面藏着药品，边割草边观察敌情，相机到隐蔽着伤病员的老百姓家去巡诊和护理。敌情严重时，医护人员就傍晚开饭，天黑出发，连夜巡诊伤病员，拂晓前宿营，天明前派出观察哨。敌情最紧张时，医护人员就将重伤员留在船上护理，一夜要转移几次。一次，天刚蒙蒙亮，医生张力化装后到湖上给伤病员换药。路过一个小镇时，鬼子恰好把小镇包围，强逼村民集中起来。夹在村民中间的张力面临生死抉择：被鬼子查出手提篮子中的药物，自己必死无疑；可扔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才送来的药物，耽误了伤病员治疗，自己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张力下决心与篮子中的药物同生死、共存亡，终于冒险闯过了生死关，安全地把药物送到后方医院船上。张医生的历险经过，使伤病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年，常熟张家浜的村民秋收垛稻草时，都不约而同在草垛中间留个大窟窿，家家把狗都拴起来，防止乱叫。庄西头凌家寡妇有个九岁的女儿叫小凌子，有次在后门口偶然看见草垛里露出一条烂腿，吓得扑到妈妈怀里直叫唤。妈妈据实以告后，小凌子成了伤病员谢锡生的“特别护士”，每天天亮前和天黑后各给他送一次饭，有时在门口附近望风，让他晒会儿太阳。

后方医院护士蒋淑芳经常替伤病员换药送水、缝洗衣服。有一天，刚能走动的闽东籍排长叶诚忠见蒋淑芳在河中洗衣服手冻得发紫，便赶过去帮忙。不料刚蹲下，管理员就跑过来说，一个汉奸带着鬼子进村了。蒋淑芳急忙让叶诚忠躲到水凳底下，赶紧拉开被单遮住他的脑袋，依旧若无其事地洗衣服，竟然化险为夷。

1940年4月底，“江抗”东路指挥部成立后，将“江抗”休养所与“民抗”的医务所合并成“江抗”后方医院，仍由林震任院长。10月，后方医院一分为二，第一后方医院留在常熟梅南区，由张贤、林立负责；第二后方医院随东路指挥部前往澄、锡、虞地区，院长为马惠民。该地区后来又出现过几家后方医院，如江阴河塘姜太公庙建立过一所后方医院，后搬至附近的蓬仙庵，为迷惑日伪，挂起了广济医院的牌子；澄西金菜家塘也设立过一所后方医院，1941年春与丹镇扬疗养所合并，改称澄西疗养所，并迁至利港江边。

新中国成立后，张力担任了海军东海舰队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盛立担任了江苏省卫生厅厅长。

庞露与儿子张克宁、张克辛在一起

万方数据